

我不是什么人物，我就是一个新参者。 面对日本推理小说近百年的发展史，东野圭吾自语。

热线 86901890



## 我的母校

## 丹崖山下师生情（上）

孙连忠/文

丹崖山位于泽国镇，因岩石呈赤色而得名。山中有丹崖寺、倚虹桥、半山亭等景点，有著名书法家姜东舒先生所题摩崖 行云流水。 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 相传晋时名道葛洪择此地炼丹，留有 仙人眠床 等名胜。山有仙气，水有灵气。山下建有 文炳书院，是古时儒生雅士的集聚之地，也是今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泽国中学的前身，文化之脉代代相传。1987 年夏天，我们走进泽国中学，至 1990 年毕业离开，毕业后师生谋面甚少，更有同学毕业后近 30 年都未曾见过面。

那一年夏日的风轻轻拂过，我们就像蒲公英似的散落在天涯 当班长林雪丽在刚建的微信群上发出这一段话时，勾起同学们遥远的青春记忆，那三年在泽国中学学习和生活的情景不断涌现在眼前。于是便有了一个相约泽国中学的同学会。当时高一（3）班的同学们分头积极联系老同学，不断有新人加入微信群，可惜还有少数几位没有联系到，留下那么一丝丝淡淡的遗憾。

约定那天虽然是下午，却有几位同学高兴得睡不着觉，早早地起了床。那是一个周六，阴天，零星还下起了毛毛雨，平添了些许怀旧的情绪。下午 1 时，同学们陆陆续续来到泽中操场。看！阿勇来了，阿芳来了，阿辉来了，阿滨来了 短短半小时，欢歌笑语迅速在操场上空飘荡着。同学们笑容满面，大声招呼，喊着曾经的绰号，顿觉无比亲切，虽在寒冷的冬天，心里却是温暖如春。好久不见，见面却毫无疏离的感觉，携手踏遍校园的角角落落，说过过往，聊聊现在，回忆着往日旧事，感叹岁月匆匆。

谈笑间，联系到的 4 位老师也相继而来，首先到的是高二班主任兼英语任课老师赵法根，虽已 80 岁高龄，但精神矍铄，步履轻盈，耳聪目明。紧接着，物理老师金宣夏、数学老师颜幸年也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。我们和老师一起参观校园，虽然校舍还不是那么光鲜亮丽，据说半年后将搬新址，但是比起我们那时的校园已经漂亮很多。我们那低矮的、昏黄的石头房子教室早已荡然无存，都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教室。满是沙子的、一起风就灰尘漫天的操场也铺上了塑胶跑道。看着看着，操场上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同学们感到无比兴奋。因为事前知道 80 多岁高龄的语文老师张彩琴正患感冒，恐怕不能前来，没想到从校门口一进来就微笑地和我们打招呼，一一握手，依然那样和蔼可亲！现在同学们说：那时她待我们真的很好。她看到我们也很开心，拉着我们的手，絮絮叨叨地拉起家常，感觉师恩如母。聊了许久，张老师也累了。我和班长一起先送她回家，她的眼眶湿润了，还让我们到她家前门的院子里合影留念。

张老师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的语文老师，衣着十分朴素，留着学生年代的发型，用温岭方言讲课，也不乏生动有趣，和其他任课老师一样。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，对我们学生也是非常关心的。高一时，她正好管理学校图书，经常带我们去阅览室看书，让我们增长课外知识，提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。由于对语文的喜欢，我也很快得到张老师的关注，特别是给我写作上的鼓励，让我至今都有空闲时爬梯子的习惯。记得高一第一学期的散学式，我请假没参加，她捎同学带作业给我，要我写一篇征文，因为是中间传话，同学说不清楚征文主题，我更听不明白要写什么内容和要求，于是整个假期都没动笔。开学回校后以为没写大不了就不参赛，老师自会放我一马，没想到张老师却依然不放过我，要我一定要交出一篇作文来，告诉我这是县里组织的一次比赛。内容要和保险有关。当时我正值感冒，截稿日期又近，感觉没有素材，但师命难违，不敢拒绝。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上走圈子，一边散步，一边思考，愣是逼出来一篇短短的小小说，张老师很高兴，推荐上去后居然得了个二等奖，奖品有一套螺旋刀，我家至今还在用。后来，我经常被张老师 逼 出一些小小说和散文，张老师让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录了音，到她任教的班上播放。毕业后，我一次偶回校园，恰逢张老师，退休后的她惦记着我的文章，嘱咐我要多写小说投稿，我感觉到张老师还在 逼 我写文章，使我一直不敢放下手中的笔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在小小说方面写得不多，倒是散文和书法理论等各类文章发表得比较多，也算可以向张老师交代了吧。写文章是苦差事，工作后，我当过秘书，写了较多的新闻稿，这些，都要感谢张老师 逼 我写文章。

### 绝处逢生第五章

### 忐忑不安（上）

江鑫荣/文

当薛承一千人等赶到会场大厅时，里面早已人声鼎沸。万和园项目的开会会放在祁阳市行政中心的四楼会议室举行。由于这个项目的开发成本巨大，因此关注度非常高，不仅吸引了本市多家建筑单位竞标，还引来了外来基建企业的参与。经过前期的资质审核，最后确定的竞标单位多达 15 家。看着人头攒动的会场，薛承的心里莫名地产生一股焦躁情绪。

喻婧看到拥挤不堪的现场，拧起黛眉，想不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参加，简直成了超级市场！

从蓉嘀咕一声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

宇桐扬起嘴角，称之为 熙熙攘攘 绝对不为过。

熙熙攘攘。 薛承轻叹一声，随后正了正脸色，说道： 差不多要开始了，抓紧找到位置坐下。

宇桐个子高看得远，他环视会场一圈后，指着第三排左边的几个空位说： 薛总，我们的座位安排在那边呢！

我们过去。 薛承点了点头。

喻婧见招标会场像个菜市场，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：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也没有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，真是杂乱不堪。

僧多粥少，将就一下吧。 宇桐无奈地说。

从蓉负责工程核算，自然挨着薛承落座，她有这么多建筑单位参加竞标，不免犯怵，她重新整理一遍资料，然后轻声问薛承： 今天这个局面，您看我们公司能胜出吗？

薛承此时的心里也是没有多少胜算可言，他努力保持镇定， 尽力而为吧，你在原有的竞价上再下浮两个点。

这么低！ 从蓉一声惊叹，马上伏下头用手遮嘴， 那我们的利润一下子就少了很多。

不管这些了，先拿到项目再说。 薛承说道。

坐在薛承左边的喻婧，看出他的不安，本想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但又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中不该多言。自从来了祁阳工作后，她总感觉薛承在丽温时的那种自信和傲气逐渐退去，而眼神里更多的是披荆斩棘后遗留下来的沧桑感。她仔细观察眼前这个曾经让自己钦慕的男人，只见他的脸上藏有几分焦虑，眼神暗淡，嘴唇干燥，脸色蜡黄。她差点忘记了自己身处聒噪的公共场所，甚至想伸手抚摸烙在她心底的这张脸。

喻婧！ 薛承忽然开口，又转过头看她。

什么！ 她慌忙应声，薛承的声音犹如一把锤子，敲碎了她的幻想。

你怎么了？ 他看到一脸紧张的她，有点琢磨不透。

哦，我没事。 她赶忙避开他的目光，又轻声问道： 您有什么事情吗？

薛承用头轻微往左前方示意两下，双目射出一道冷冰冰的光， 前面那个人，看背影挺像贺绍宗。

喻婧连忙伸长脖子仔细辨认了一会，然后语气肯定地说： 就是贺绍宗！想不到他也来了。

宇桐见有动静，用手肘推推喻婧， 怎么了？

喻婧用头示意两下，一脸厌恶地说： 贺绍宗。

老狐狸。 宇桐鄙夷地说道。

喻婧回过神，轻声问薛承： 您觉得这个标会怎么样？

薛承抱着手，一脸冷峻地说：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

您跟彭建辉和范杰聊得如何，他们答应帮我们吗？ 喻婧小声问，眼神中满是期许。

喻婧的问题让薛承一下子又打开了记忆窗口，忍不住回想起前几天的遭遇。

在开会之前，他跟彭建辉一共会面了三次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前两次的交锋都是一个试探和摸底的过程，最后一次才算是真正的谈判。在举行开标会的前天晚上，薛承登门拜访了彭建辉。

经过前两次的会面，薛承觉得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，便开门见山地说： 彭总，我特地等夜深了过来，就是为了方便谈万和园的事情。你我相谈甚欢，也建立了友情，我觉得我们之间不会再有窗纸隔着了。

彭建辉打趣道： 薛总诚意满满，我又怎么会腹诽于心呢？

野步/文

喂，你是谁，为什么在这里？

当第一句台词在一束追光里响起时，或许大多观众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剧场里。不难理解，自《新参者》开演以来，其他城市剧场数百元一张的入场券一票难求，购票观剧者在之前或之后都成了东野圭吾这部剧的拥趸者。购票观剧，供需明确，经济学规律使然。当然，客户群也不断需要新参者。

各地《新参者》观众中肯定有部分是当年被东野俘获的大批中学生读者。女儿在 五三练习 下面垫着《加贺系列》的一幕，我还记忆犹新。这与我当年在课堂上读金庸的情形是何等相似。当年曾被一位老师棒喝，书不能乱看，小心看坏了眼睛，弄得我面对满墙的书籍一片茫然。对于东野圭吾的作品是否属于看坏眼睛一类书这个问题，我从未思考过，也从未打算将危言转接于女儿身上。无论如何，从东野粉成长为东野剧的观众，比我辈成长为武侠剧观众要顺利。

在观《新参者》前，我仅翻过两本东野的书。作为新参者，我不敢对作者妄加评论，仅就已读过文本而言，东野以流利的叙述驾驭着流畅的情节疾奔在通往推理小说的路上。对于小说创作者来说，这显然是非常讨巧的。东野圭吾更为讨巧的是，用推理的外壳讲述人性的故事，不管你说他是蹊径独辟，还是狗血淋漓，事实是他确实获得了流量。

《新参者》场景式的故事结构和简洁的叙述文本，极为适合改编为剧本，这应该是作为畅销书的作者东野的一种刻意。话剧剧中，我甚至在一幕中都听到完全照搬文本的台词。这种刻意在情节中也是贯穿通篇，鲜贝店的谎言，料亭的欺骗，朋友的分别，母子的隔绝，婆媳的赌气，父亲的亏欠，溺爱的难言，通过不同的几乎完全孤立的故事，东野网罗了人性的各种色彩。当然，每个故事里，加贺都是新参者，他总是冷眼旁观，然后鞭辟入里，一语中的。

这样，对于本意于经历一场推理之旅的读者来说，其中的悬疑确实只是一个幌子，东野以悬疑这个冰冷的刀锋剖开坚硬的法律和伦理外壳，露出的是那些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温暖。

由于看过原作，加之剧本与原作的趋同，我更加期待作为舞台剧的冲突营造。但直至尾声，冲突效果依然不瘟不火。说白了，你要的剧情高潮没有，包括温暖中的泪点。最后的自白与悔恨，台词略显说教，上衫自揭伤疤感化岸田的情节生硬。较之原作上衫搅拌着咖啡接受加贺的建议，剧作将此段改为在审讯桌前完成倒是更符剧情，但仍显浮皮潦草，即使作为通俗小说的套路，也是缺乏戏剧效果经营的。

至此，剧情已无泪点。后座有人叹息一声： 宠子害子啊！这是现代话剧的场内互动还是东野圭吾观众的真情倾吐？作为日本推理小说界的新参者，东野圭吾是否会如加贺在真相面前有种平静的伤感？

我不是什么人物，我就是一个新参者。

面对日本推理小说近百年的发展史，东野圭吾自语。

## 木棉花开（八十四）

不惑/文

大年初一，珍珠早早起来。如同往常任何一年，初一的早饭都是八宝米饭 蒸熟的糯米加上肉丝、冬笋丝、豆腐干丝、香菇丁、芹菜末、小虾米、鸡蛋丝，一共八样东西。 蒸 糯米寓意 蒸蒸日上，主配料共八样即 八宝，寓意金银珠宝满堂。

饭后，珍珠照例去村北的北斗寺烧香祈福。今年，珍珠带上木棉，除了为全家祈福，她还想为木棉烧高香求菩萨，希望她高考顺利，希望到时候一切如愿。

北斗寺是当地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它坐落于木棉所在的石宁村北面，因其坐北朝南之势，三面环山，宛如帝王宝座，拥寺入怀，又如聚宝盆，被视为一块风水宝地。这座古刹初建于晋咸和年间，近 1700 年的历史中，它破败，修复，重建，扩大历经风雨沧桑，如今见它，依然风姿不减。

四面八方的香客都觉得这里的菩萨很灵验，也因为如此，北斗寺香火一直很旺盛。再者，周边丛山如黛，林木苍翠，一条溪流从山上下来，自寺院东边经过，即便旱季也是流水潺潺。春暖时漫山杜鹃花开，山下果园梨花似雪，李花如雾，桃花似霞；盛夏时分，山外大地如烤，这里却遍野葱绿，头上烈日炎炎，此处却清风习习；入秋季节，果实挂满枝头，满山色彩斑斓；冬候时分，落叶铺地，腊梅飘香，四处松柏苍翠，毫无寒冬萧条之感，倘若逢雪，则一片银皓皓、白茫茫。所以，一年四季，游客也是络绎不绝。

木棉学母亲拿着檀香去油烛上借火，再跟在母亲后头去每一个地方敬香，拜神许愿。木棉不信鬼神，但她尊重宗教，敬畏万物。在她眼里，人类是弱小的，太多无法解开的谜团，太多无法摆脱的烦恼，太多无法实现的愿望，人们需要在心里有一个依托，才能让他们内心有安全感，这个依托就是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 神。从心理学上讲，其实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。

在袅袅的香火烟雾中，木棉看着挨挨挤挤的人头，中间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有稚气未脱的孩子，有大腹便便的男人，有身怀六甲的女子，有西装革履的，有浓妆艳抹的 木棉站在墙根，看着不同的人，猜想他们拜佛的目的：求官？求财？求子？求福？求平安？求康健？求姻缘？求美貌？还是别的？芸芸众生，滚滚红尘，必然引出种种欲念，在现实中不得，便会求神。木棉突然同情起菩萨来，觉得他们工作量太大，其实也挺累的。冒出这个念头，木棉吓了一跳，责怪自己不该操心神的事情，连说： 罪过！罪过！

寺院外，木棉碰到了梅芳的爷爷奶奶，他们提着香袋，步履蹒跚，仿佛苍老了许多。她握了握梅芳奶奶的手，轻轻叫了一声 奶奶，然后便各自分开，因为木棉害怕聊着聊着又说起梅芳。

回家途中，木棉母女一路和遇到的熟人打招呼，木棉突然觉得这村里竟然这么多人。快到家时，在杂货店门口，一群人聚在那里赌博，木棉发现三叔在外围正要往里面挤，便扯了扯母亲的袖子，用眼神跟她示意。

珍珠上前把老三夏生往人群外扯，一边说： 你二哥一个人在家看电视，你到我处坐坐，陪他说说话。

远离了人群，珍珠边走边跟老三说： 你还敢去赌博？上次素芬跟你闹离婚的事你忘了？

老三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答道： 大过年的，没地方去，出来玩几把，凑个热闹！

把口袋里的钱送去给别人，还不如买点好吃的实惠！ 珍珠劝道， 这个热闹，凑不得！

（未完待续）